



# 创造与进化，不是创造或进化

## 比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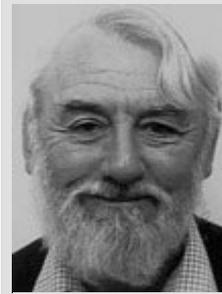
### 摘要

本文指出，创造与进化并非对立的观念。"创造"是一个神学名词，指一切事物都源于创造者。"进化论"则指当代人对神如何产生多元生物的理解。我们需要这两种观点，才能解释科学家所观察的现象。

圣经开宗明义地提及宇宙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简单、明确的陈述，但却在过去数个世纪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论争。神何时创造天地？怎么创造？使用什么材料？神是否真是万物的创始者与设计者？这些问题在十八世纪末愈显尖锐，因为当时科学家发现地球远比一般所假设的六千年更古老（这假设是根据圣经的年代代表所推论的 [例如，创四；太一 1-16；路三 23-38]）。

延展创造历史乃基于沉淀石的研究，以及某些化石与其岩层的关系，与宗教信仰无关。其结论获得放射性同位素标定及其它许多方法的印证与测量。<sup>1</sup>时段的延展无疑引了解经的问题，"均变论者"（他们认为地质学年代代表中的类似过程以同样的速度操作）与"灾难论者"（有时被称为"洪水论者"，因为主张此说的人强调史前的洪水；他们相信一个或更多的灾难对植物与动物的生存产生重大的影响）的辩论使这些问题更显尖锐。虽然这辩论延续了下去，但到 1860 年代时，几乎没有什么神职人员主张《创世记》第一章的"日"应该按字义诠释为二十四小时的时段。<sup>2</sup>法兰西·薛华（Francis Schaeffer）指出，《创世记》首数章的时间并非根据时序，其家谱（计算日期的根据）也不完全。他提到："论到《创世记》中希伯来文的'日'一字的使用，不是说我们必须接受当代科学所提倡的长时段，只是...在亚伯拉罕时代以前，根本不可能确定圣经中历史事件的日期"。<sup>3</sup>

地球年代被延展的时代，也是生物进化的观念开始流传的时代。化石记录的结构愈见鲜明，显示生物与较近期的岩石中的动物较为相似。然而，许多人仍认为世界是不改变的，是一位神圣的设计者所造的。这位设计者之后功成身退，隐居蓝天之上，慈祥地坐观其成。主张此说的主要人物是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卡莱尔（Carlisle）副主教。他在《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1802]）一书里辩



### 作者简介

比利教授（Prof. R. J. Berry FIBiol FRSE）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遗传学荣誉退休教授，曾任里氏学会（Linnean Society）、英国生态学会、欧洲生态联合会、哺乳动物学会，及基督徒科学家学会主席。比利教授也是人类生育与胚胎局（1990-1996）及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成员（1981-1987），并曾任里氏学会生物学期刊主编。

称，神完美无瑕地设计一切，并对他所有的被造物心存善意。这一点让达尔文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写道："这本书的逻辑让我深感喜悦，读此书时，心境与阅读优克利德（Euclid）的著作相似。细读（佩利的）著作是（剑桥大学）学术课程中唯一对我的思想教育用途最少的部分。"

1844 年，爱丁堡出版商罗伯·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出版了《创造的自然历史痕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钱伯斯写道："若我们可以在特别创造和创造者设立普遍运行的自然律之间做取舍，我较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意味着神的能力与尊严更大"。对达尔文而言，"这是一篇完美的散文，但其地质学却遭透了，其动物学更糟"。然而，这本书在英国引发了许多争论：达尔文对此深表欢迎，因为它使我国开始重视此课题，也有助于摒除偏见"。

《物种起源》于 1859 年出版。达尔文的观点有两大可随时测试的观念作为基础——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以及遗传变异的存在。达尔文在这本书里提倡一种机制（物竞天择）。根据这机制，生物可以适应环境，因此无需设计者；佩利的神圣的钟表设计者成了非位格的机械，即，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盲目的钟表设计者"。<sup>4</sup>对当代人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提出证据证实进化曾经发生，并以此解释一系列现象：合理地归类生物的可能性、解释所谓的"物种亲属"之间及其基本器官的相似之处，并解释生物地理的异常现象（如袋鼠只出现在澳洲、企鹅只在南极，北极熊只在北极等）。

<sup>1</sup> Lewis, C. & Knell, S. J. (eds.) *The Age of the Earth: from 4004BC to AD2002*, London: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2002). 另见 White, R. S. *The Age of the Earth*, Faraday Paper No. 8.

<sup>2</sup> Roberts, M. B. 'Darwin's doubts about design', *Science & Christian Belief* (1997) 9, 113-127.

<sup>3</sup> Schaeffer, F. A. *Genesis in Space and Tim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3), p. 124. 另见 Lucas, E. *Interpreting Genesis in the 21st Century*, Faraday Paper No 11.

<sup>4</sup> Dawkins, R. *The Blind Watchmaker*, London: Longman (1986).

《物种起源》的论据很快就被接纳。然而，一些不熟悉这方面的历史文献的人仍继续提出相反的说法。科学与宗教存在重大冲突的说法其实言过于实。例如，牛津主教与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于1860年英国科学进步会的辩论并非进化对创造的辩论，或科学对宗教的辩论。主教认为，在当时主张改变之说是危险的，并会产生一些社会和神学上的负面影响；赫胥黎则致力于世俗化社会，希望确立科学的

（nomogenesis）、"时代与区域"）、整体论，以及各种受内在欲望影响的内在操作机制（*elan vital*）。

恰巧生物学的三大史书（Nordenskiöld, Rald 及 Singer 的作品）皆于1920年代成书。当时物竞天择被认为是全然负面的过程，与进化论无关。这些作者的错误描述仍然继续流传。

---

"一些数据肯定可以在原则上削弱进化论"

---

"及至1884年，艾塞特主教费德勒·天普（Frederick Temple）已发出主教准予印行令予《物种起源》。此人不久后成为坎特普利大主教"

在1930年代，腓士（R. A. Fisher）、哈尔吨（J. B.S. Haldane）及莱特（Sewall Wright）的理论性著作及多波善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和福特（E. B. Ford）的实验性研究解决了遗传学家和进化主义者之间的分歧。<sup>9</sup>这些研究：

正当地位，反对他所认为的教会领袖不妥当的干预。<sup>5</sup>及至1884年，艾瑟德主教费德勒·天普（Frederick Temple）已发出主教准予印行令予《物种起源》。此人不久后成为坎特普利大主教。准予令中说道："我们可以说，（神）并未创造这些东西；他只是使它们可以自我创造...曾有人如此驳斥佩利的论据：这论据使全能者沦为工匠，而非创造者...但若从进化论所需的结构来看这论据，这反对意见就不攻自破。"<sup>6</sup>

1. 更正确地理解持续变异的遗传（主要归功于腓士的显性进化论），并意识到实验室的遗传学家所研究的突变是极端事件。
2.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然界的事件，即，视之为（生物）总数（population），而非"类型"，并考虑到变异的存在，以及源自柏拉图时代的古典和静止的物种观之错谬。
3. 被各科专家接受。他们可以对相关的学科作出贡献，也可以从中学习。<sup>10</sup>

五年后，牛津神学家奥布里·摩尔（Aubrey Moore）写道：

这些研究所产生的"新达尔文综合理论"仍是今日的正统理论。1960和70年代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难题。当时，分子技巧的引进揭示了大量令科学家感到意外的遗传变因，这些变因似乎是"中立"的（亦即，似乎对拥有这些变因的人没有任何影响。这问题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解决，但与本文的课题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这些途径大体上印证了选择论者的观点。<sup>11</sup>有人说进化论是全然不能验证的信条，但这是错误的。

中古世纪思想与生活体系的瓦解引致一种原子主义，若贯彻此原子主义，将对知识和社会造成致命影响...神"在宇宙中遥远的一个角落，高坐在尊荣、无所事事的宝座上"...科学把自然神论者的神推得愈来愈远，当他快要被完全推翻的时候，达尔文主义出现了，虽然看似敌人，实际上却做了朋友所做之事。<sup>7</sup>

以下再提出两项有关进化论的要点：

## 达尔文进化论

虽然1880年代的人甚少质疑进化曾经发生<sup>8</sup>，或质疑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是合理的进化机制，人们对进化机制的细节（特别是变异的原因和维持）却没有明确的理解。孟德尔（Mendel）于1900年的实验结果之"重新发现"，以及遗传科学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初期孟德尔主义者（或遗传学家）所研究的遗传因子变化（"突变"）是新变种的明显源头，并提供物竞天择运作的材料。然而，突变一般上：

- 当科学家提到"进化论"时，他们所指的"理论"是"被确立的科学知识"，不是侦探小说中所谓的"理论"。
-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虽曾指出进化论并非科学，因为它不能被证伪，但却很快撤回这项言论；他认为"历史科学"（他认为天文学属于此范畴）虽在方法论上有别于实验性的科学（如物理或化学），却是真正的科学。

- 带来不良的结果（如去除某个器官或功能）；
- 带来重大的结果。达尔文指出，对物竞天择有用的变种有较小的影响；
- 被遗传为隐性的特徵。自然界中"有利"的特质几乎都是显性的。

一些资料肯定可以在原则上削弱进化论：例如，若不同种类动物有不同的基因密码，或有证据显示现代人类在恐龙时代已经存在，就可以削弱进化论。事实上，科学家至今所研究的一切生物拥有基本上相同的基因密码（只有一些微差），现代人类在恐龙时代肯定仍未出现。但这些"若然"的问题对科学是非常重要的，这显示进化论和其它科学理论一样，是可以驳斥的理论。

有人因此认为进化过程不是根据物竞天择运作的。许多替换机制因此被提出，包括循规进化论

---

<sup>5</sup> Desmond, A & Moore, J. R. *Darw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1), p. 497.

<sup>6</sup> Temple, 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885), pp. 115-116.

<sup>7</sup> Moore, A.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God', In Gore, C. (ed.) *Lux Mundi*, London: John Murray (1889), pp. 57-109 (pp. 99-100).

<sup>8</sup> Moore, J. R. *The Post-Darwinian Controvers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up>9</sup> Berry, R. J. *Neo-Darwin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2).

<sup>10</sup> Mayr, E.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11</sup> Berry, R. J., Crawford, T. J. & Hewitt, G. M. (eds.) *Genes in Ecology*,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1992).

## 进化论与圣经

接受圣经的权威不等于相信它是一本科学课本。若要让历世历代的人读懂圣经，必须使用非技术性的语言撰写。我们常使用后者；我们说“太阳下山”，不是“我从这个角度已看不见太阳，因为地球已转向一个使我不能看见太阳的角度”。伽利略认为地球环绕太阳周转，不是太阳环绕地球：“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抵达天堂，不是天体如何运行”。但他却被当代人嘲笑，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诗九十六 10；另见诗十九 5-6）。这些例子应当让我们意识到区分圣经经文和诠释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末，普林斯顿神学家和圣经无误论的维护者华菲德（B. B. Warfield）写道：“我不认为圣经中有任何陈述，或有关创造的任何记载，包括创世记第一章和创世记第二章或其它提到创造的经文，需要被理解为与进化论对立。”<sup>12</sup>

其中一个需要非常小心诠释的关键例子是圣经创世记第一章所提到的六“日”创造。亨利·布罗哲（Henri Blocher）<sup>13</sup>所详述的，这语境中的“日”可以正确地诠释为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地质时代），一段启示的时间<sup>14</sup>，（混沌之后）一段重建的时代，或一种文学手法，以强调安息日——“第七日”。一旦接纳创造的时间可能超过六个二十四小时，就能领会到创造的改变幅度：从无到有、从无机到有机、从动物到人类。事实上，全本圣经都提到改变：从花园到城市、从旷野到应许之地、从犯罪到救恩、从道成肉身到启示录。圣经中的神不是维持现状的神，而是督导改变的神。再者，我们不能从译文看出，圣经原文其实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创造”：*bara* 指的是神主权的工作（在这语境中，这字只用以指物质的创造）；较常见的 *asah* 一字泛指塑造（圣经每次使用此字时，都与创造有关）。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如何创造。这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圣经甚少告诉我们神如何行大能之事，只是常描述这些事。然而，圣经明确地提及，创造是神的工作（诗二十四 2；九十五 5、148；约一 3；西一 16；来一 2；启四 11），也明确要求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说法，不是因为我们必然理解所有创造的过程（来十一 3）。

---

*“这里所说的可被理解为物体，也可以被理解为象征。同样地，我们可以视世界为神美好的创造，也可以视之为数百万年进化后的结果。”*

---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意识到任何事件都可能拥有超过一个成因。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提出四种：物质、形式、效能、及终极；我们经常区分机制——事件如何发生——和目的——事件为何发生。这里所说的可被理解为物体，也可以被理解为象征。同样地，我们可以视世界为神美好的创造，也可以视之为数百万年进

化后的结果。<sup>15</sup>我们所指的是同一件事，但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这两种解释可被称为“互补”<sup>16</sup>的解释。若说任何一个解释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这是教条主义的还原主义者（如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所犯的错。神是创造者。相信神的人可以视进化为祂达到目的的机制。

有些反对者指出，物竞天择的进化是一种机缘巧合的过程，因此不可能是神的工作。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两种回应：首先，“机缘巧合”只不过是说我们的无知。不过，更重要的是：推动进化的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而非机缘巧合。我们虽然不能认识所有突变（这是变异的终极基础）的原因，却不应该过度强调机缘巧合[突变]在产生变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所观察的大部分变异（即，物竞天择的材料，也因此是适应环境的材料）是重新组合的结果，不是新突变的结果。事实上，西蒙·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辩称，由于新变异的可能性极低，我们几乎可以认为进化是直接的。<sup>17</sup>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进化既浪费又残忍，充满血腥。这是达尔文感到困惑的问题。他写了一封信给一位美国的朋友和支持者，即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亚萨·格雷（Asa Gray）：“我不能说服自己相信，一位全善与全能的神会设计寄生黄蜂（Ichneumonidae）来在活生生的毛虫身上摄取食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意识到，疼痛是宝贵的保护机制；圣经也清楚提到，受苦是迈向成熟的途径（箴二十三 13；罗五 3；来五 8）。基督徒的终极答案是：神已经提供了一个脱离受苦的途径，因为基督已死在十字架上（彼前三 18）。这救赎影响了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西一 20）。圣经清楚指出，创造及其方法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伯三十八，三十九）。各大宗教都认为有某种形式的神的审判，但却没有证据显示世界将如一些神学家（如 Teilhard de Chardin）<sup>18</sup>所想像的，循着必然的途径演进。

## 人类的进化？

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人类是从“较低”的层次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是全盘拒绝进化论的主要原因。我们常看见的插图描述猿人骨架“无情、无理的演进”，从长臂猿、人猿、黑猩猩、大猩猩，及至人类。<sup>19</sup>这一切意味着人类是一个演进过程中的巅峰。相反地，达尔文本身怀疑人性中的道德特质能否进化而来。他写道：“愿意牺牲自己性命（许多野人都愿意这么做），不愿出卖同志的人，往往不能遗留后代来继承自己优良的品格...物竞天择不太可能增加拥有这些美德的人。”<sup>20</sup>

半世纪之后，哈尔顿（J. B. S. Haldane）修饰这点，并指出，若个人的无私（甚至达到自我牺牲的地步）有遗传的基础，并且能够（关键地）帮助近亲，那“无私的基因”就可以获选，并因此在家族中散播。在某些情况下，合作（或无私）可能有利于一个群体，虽然这

---

<sup>15</sup> 另见 Poole, M. *Reductionism: Help or Hindrance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Faraday Paper No 6.

<sup>16</sup> Mackay, D. M. *Behind the Eye*, Oxford: Blackwell (1991).

<sup>17</sup> Conway Morris, S. *Life's Solution. Inevitable Humans in a Lonely Unive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18</sup> Teilhard de Chardin, P. *The Phenomenon of Man*, London: Collins (1959).

<sup>19</sup> 原刊于 Huxley, T. H. *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863).

<sup>20</sup> Darwin, C. *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p. 200.

---

<sup>12</sup> Noll, M. A. & Livingstone, D. N. (eds.) B. B. Warfield *Evolution, Science and Scripture*, Grand Rapids, MI: Baker (2000), p.130.

<sup>13</sup> Blocher, H. *In the Beginning*, Leicester: IVP (1984). 另见 Lucas, E. *Interpreting Genesis in the 21st Century*, Faraday Paper No. 11.

<sup>14</sup> P. J. Wiseman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London: 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48).

对群体中的个体不利。哈密尔顿 (W. D. Hamilton)<sup>21</sup> 提出正规的论据, 并称之为“涵括性的适者生存”(或“亲属选择”); 这理论如今已被纳入一般生物学, 并被视为“社会生物学”<sup>22</sup> (近来被称为“进化论心理学”) 背后的机制。

但这些考量并非基督教人性的关键考量, 因为人类与所有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 (只有我们) 拥有“神的形像和式样”(创一 26、27), 而这不是遗传或身体的特质。圣经在提到神按其形像造人的观念时, 与神托付人类看管地球有关。这任务需要责任与信实。最简单 (但显然不是唯一) 的理论是: 人类源自原始的猿类及相关的猿人 (我们有确凿的化石与基因证据佐证这点)<sup>23</sup>。神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把这些猿类变为有灵的人类 (*Homo divinus*), 后者在身体上无异于前者, 只是在属灵上有所不同<sup>24</sup>。创世记第一章描述人类的被造时, 用了 *bara* 一字, 意味着这是神特殊的行动, 创世记二 7 则提到神把气吹入已经存在的物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此事与 *H. sapiens* (即, 现代人的身体, 约出现于二十万年前) 的出现同时发生。创世记把亚当刻画为一位农夫, 这意味着他在新石器时代出现, 即, 一万年左右。亚当与夏娃是人类的属灵始祖。从他们开始, 人类就能够凭信心认识神。根据这种说法以及德里克·基德纳 (Derek Kidner) 在丁道尔 (Tyndale) 创世记注释的意见, 在创造 *Homo divinus* 之后, “...神可能就在这时候把他的形像赐予亚当的祖先, 使他们成为同一类人。若然, 亚当的人类首领地位扩展至他那一代人及其后代。他的悖逆则使两者皆失去。”<sup>25</sup>

事实上, 创世记第三章告诉我们, 亚当与夏娃悖逆神, 因此被驱逐, 不得与神同在。神曾警告亚当和夏娃, 若他们不顺服, 必在当天“死去”(创二 17 ——希伯来文经文作“你吃的那日...”)。但他们的身体并未死去, 这是属灵的“死”, 即, 失去他们在未被逐出伊甸园之前与神的密切关系。被逐出园子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象征, 表示与神隔绝, 并影响他们的工作与人际关系。使徒保罗对比因亚当犯罪而临到全人类的死亡及全人类可以藉着悔改与相信基督得到的新生命 (罗五 12-21; 林前十五 20-28)。若我们理解源自亚当的死所指的是属灵而非身体的死, 就更能

<sup>21</sup> Hamilton, W. D.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64) 7, 1-52.

<sup>22</sup> Wilson E. O. *Sociob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up>23</sup> Boyd, R. & Silk J. B. *How Humans Evolved*, New York: W. W. Norton (4<sup>th</sup> edn. 2006).

<sup>24</sup> Berry R. J. ‘From Eden to Eschatology’, *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 (2007), 19/1, In Press.

<sup>25</sup> D. Kidner, *Genesis –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London: The Tyndale Press (1967), p.29.

理解这些经文。相信基督带来属灵新生, 不是身体的新生命。这是耶稣对尼歌底姆表明的 (约三 3-6)。因此, 我们若接纳人类身体的进化有别于他们与创造者的属灵关系, 圣经与科学在人类起源的课题上就没有矛盾。

### 冲突? 什么冲突?

所有一神论者皆认为有一位创造之神。然而, 一般所理解的创造论是反进化论的。几乎所有否定进化的可能性的人都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他们根据圣书 (圣经、可兰经或其它圣书) 的诠释来支持自己的信念。例如, 安息日会信徒是最热衷的反进化论者。这源自乔治·普利士 (George McCready Price) 的教导。此人可说是“当代”创造论在 1920 年代诞生时的鼻祖。<sup>26</sup> 这些反对意见根据某种诠释; 这并非宗教信仰本身的固有特质。<sup>27</sup>

反进化论者宣称科学资料或分析有漏洞<sup>28</sup>, 以此支持他们的信念。他们往往加上极富想象力的推论, 例如, 挪亚的洪水与正统的地质层次不符<sup>29</sup>, 或某些特质是“不能简化地复杂”<sup>30</sup>, 因此不能进化——腓士在五十年前已原则上驳斥了这些批判<sup>31</sup>。另一种策略是认为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因充满“哲学自然主义”, 因此排除了创造者<sup>32</sup> 的可能性——许多作者已回答这项指责。<sup>33</sup> 另一方面, 进化论者也往往从武断的还原主义角度对批判者还以颜色。<sup>34</sup> 其实, 辩论的双方是互相赖以生存的; 有人指出, 道金斯因为试图为进化论添上无神论的色彩, 因此使创造论更受欢迎。

我们很容易受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负面论据缠绕。<sup>35</sup> 有关进化的产生机制的正当科学辩论及不确定性的确存在, 但没有实质的理由可以让我们怀疑进化曾发生, 并已发生了数百万年。研究自然界理应使我们充满惊叹 (诗八), 但却不能将我们引向创造者; 我们只能凭信心认识神及祂的工作。当我们把信心与理性并列时, 就能与一切被造之物一起颂赞我们的创造者与救赎者, 为圆满的境界喜乐, 因为这是人类的真正终点。我们无需在进化与创造之间做取舍; 圣经的信仰使我们确认两者。

<sup>26</sup> Numbers, R. L. *The Creationists*, New York: Knopf (1992).

<sup>27</sup> Ruse, M. *Can a Darwinian be a Christi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28</sup> Morris, H. M. *Scientific Creationism*, San Diego, CA: Creation-Life (1974).

<sup>29</sup> Whitcomb, J. C. & Morris, H. M. *The Genesis Flood*,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1).

<sup>30</sup> Behe, M. *Darwin's Black Box*,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sup>31</sup> Fisher, R. A. ‘Retrospect of the criticisms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Huxley, J. S. Hardy, A. C. & Ford, E. B. (eds.) *Evolution as a Process*, London: Allen & Unwin (1954), pp. 84-98.

<sup>32</sup> Johnson, P. E. *Darwin on Trial*, Downer's Grove, IL: IVP (1991).

<sup>33</sup> 例, Shanks, N. *God, the Devil and Darw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34</sup> McGrath, A. *Dawkin's God*, Oxford: Blackwell (2005).

<sup>35</sup> Miller, K. R. *Finding Darwin's Go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9)

### 法拉第专文系列

法拉第专文系列由英国剑桥大学圣艾蒙学院法拉第科学与宗教研究所出版 (Faraday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 St. Edmund's College, Cambridge, CB3 0BN, UK)。本所是从事教育与研究的慈善机构 ([www.faraday-institute.org](http://www.faraday-institute.org))。中文版 (Chinese [simplified]) 译者为李望远 (中文版有简体字与繁体字版)。专文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所立场。法拉第专文系列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各类课题。系列全集以 pdf 档案收录于 [www.faraday-institute.org](http://www.faraday-institute.org), 并提供免费下载。

中文版出版日期: 2008年8月 © The Faraday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Religion